

## 第一章

利维浑身打了个激灵，猛地惊醒。他缓缓躺平，深呼吸着，竭力抵抗那藤蔓般紧随其后、乃至要蔓延出梦境的恶感。

稍稍清醒后，他坐起身，一只手耙过汗湿的卷发。酒店房间又静又黑，但有微弱的光穿透窗帘，足够他对四周观察一番。一切如常。他的男友多米尼克躺在他身旁，完全没有受到干扰；多米尼克总是睡得很沉，除非睡足了准备起床，否则没几件事能把他叫醒。

利维不止一次为此感到庆幸。

然而床脚趴着一只上百磅重的德牧-罗威纳混种狗——多米尼克的爱犬反骨妹——一举一动都难逃她的注意。她从爪子上抬起头，大尾巴在床上扫动。

“没事的，”利维轻声说，“去睡觉。”

他的心脏狂跳不止，即使细节已渐渐模糊，噩梦带来的恐惧仍挥之不去。他转动肩膀和脖子，试图缓解紧张，但他怀疑今晚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入睡。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此刻是凌晨三点半。

反骨妹发出低低的呜声，肚子蹭着床面向上爬，直到头顶贴上利维的掌心。利维将手指埋入反骨妹的毛皮，撻着她的脖子和耳朵，心跳也终于平息一些。生活中很少有比抚摸狗狗更令人慰藉的事了。

“好姑娘。没事的啦。”

被挠到右耳后的敏感带时，反骨妹发出满意的叹息声。然后她把脑袋倾向睡得死沉的多米尼克，再回过头来望着利维。

利维反应过来她要做什么，刚打算出声制止时，已经来不及了。反骨妹低吠了三声。作为一只训练有素的护卫犬，她的这种特定节奏和腔调的犬吠，正是专门在多米尼克睡着时对他进行示警的信号。

多米尼克带着一名老兵面临危险时应有的十二分警惕瞬间醒来，翻身打挺坐起。“出了什么事？”声音里不含一丝睡意。

“没事，”利维不耐烦地说，“反骨妹反应过激了。”

多米尼克的目光在利维和狗子身上游走。他身上最好的特质之一——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说是最坏的——就是那惊人的洞察力；几秒后，他说：“又是那个噩梦吗？”

利维耸肩道：“也不算是同一个梦。只不过……是同一主题的变种吧。”

多米尼克用大手抚过利维光裸的背脊，身体贴了过去，吻在他肩膀上。“你就不打算叫醒我，是吧？”

“干嘛非得在大半夜叫醒你呢？就因为做了个不好的梦吗？”

“那样我就能照顾你了啊。”

利维不由自主地缩了缩。“我不需要——”

“谁都有需要照顾的时候，”多米尼克肯定道，“你也照顾过

我，当时……嗯，你懂的。”

他完全明白多米尼克指的是什么，才刚发生没几天。为了庆祝多米尼克拿到私家侦探执照，他们来到查尔斯顿山，准备用一周时间在极具挑战的洪堡-托伊亚比国家森林[1]步道上做徒步旅行。第一晚，他们进到酒店的酒吧，却意外发现这里摆着整排整排的纸牌游戏机和二十一点牌桌。

多米尼克有强迫性赌瘾，目前处在戒赌期，毫无防备地突然暴露于诱惑中，他一下子被干懵了。那晚余下的时间里，利维不得不时而沉着冷静地劝慰他，时而用四射的激情来帮助他分散注意力。

“那不一样。”利维说。

“怎么不一样？”见利维没回答——因为确实没什么不同，在本质上——多米尼克说。“那天早上你说做了噩梦，我才知道在我睡死时，你却完全清醒地在我身边躺了好几个小时，这让我觉得自己特混蛋。”

多米尼克当然会这样想，因为他简直就是个圣母病患者，无论什么情况，要是不能帮到别人，他都会急得要撞墙。

“行吧，”利维说，“下次再遇到这种鸡都没叫的深更半夜，我一定会摇醒你，让你也体验一把这种欲睡不能的悲惨生活。”

多米尼克从不会因利维的吐槽而受挫，笑着说：“求之不得。”他的嘴唇印在利维的太阳穴上，说了句“我去给你倒杯水”，然后把被子掀开。

多米尼克刚要下床，利维拉住他的手臂给了他一记绵长的热吻，试图以此表达自己不擅长用言语传递的感情。两人分开之后，多米尼克用脸蹭了蹭利维脸侧，温存了几秒，然后才站起身。

利维一边揉着反骨妹的脑袋，一边看多米尼克坦然地光着身子在屋里走动。他简直是“反差萌”的绝佳案例。帅得令人眩晕，一副粗犷又棱角分明的长相。他那六英尺五寸高、肌肉结实的体型，本该产生生人勿近的气场，却被迷人的笑容抵消，迷得利维无法呼吸；方下巴，鼻梁断裂，却因眼眸的温暖而软化。利维无法从他身上挪开视线。

多米尼克蹲在小冰箱前，让利维得以好好欣赏他那醒目的纹身——游骑兵徽章飞扬地覆盖在他线条分明的上背部。待他拎着瓶装水回来，正面风光更别提了。如果不是那顽固的噩梦残余，利维的思绪毫无疑问会跑偏到一个令人羞耻的方向。

“眼睛往上，我的脸不在下面。”多米尼克戏谑道，回到床上。

利维接过水，轻嗤一声。“是哦，看得出你有被冒犯到。”

多米尼克发出轻笑，把手臂挂在他肩上，利维小口喝水时，他就紧紧贴了上去。等了一会儿，他问：“愿不愿意聊聊那个梦？”

利维摇头。从小时候起，他就对被坏人穷追猛赶、无法逃脱这类事极度恐惧，即使他根本不曾遇到过那样的情境。这个问题严重到他甚至不能看那些有将主角跟杀人犯关在一间房子里，或是主角迷失于密林中这类套路的小说或恐怖片。

二十多年来，这些噩梦如潮水一样起起落落，有时淹没他数周之久，接着又在几个月里完全消散。有段时间，梦境尤其惨烈，那是他二十岁刚出头时，在一家同志酒吧的停车场被一群埋伏在那里的男人揍个半死之后。三个月前，连环杀手“黑桃七”重出江湖血洗维加斯谷地，而自那一天开始，梦魇变得更可怕了。

“谢谢你的水。”利维说着把瓶子递给多米尼克。多米尼克也喝了几口才放到一边，然后躺下来，从身后环抱住利维。

反骨妹没有退回床脚，而是平趴在利维的另一边，让利维可以蜷起来围住她。多米尼克的手臂自然地贴着利维的，两人十指交扣，搭在反骨妹软绵绵的肚子上，利维紧绷的肌肉在这份温存中渐渐放松。

利维虽然没有多米尼克那种蛮力，但面对暴力威胁时也能自保——也许比多米尼克还要稍胜一筹。即使如此，多米尼克的拥抱总能给予他一种难以解释的安全感。

多米尼克吻了吻利维脑后，之后连一秒钟都没到，他的呼吸平缓下来，再度睡去。利维闭上眼睛，沉醉于这美好的拥抱。氛围近乎完美，只是那一丁点儿的愧疚感在他脑中萦绕：关于那个噩梦，他没有告诉多米尼克全部实情。

尽管每回的梦境都不一样，而引发的情绪却没有变过：被看不见的敌人追赶的那份惊心动魄，无止境地苦寻一处藏身之地、但也深知无处可躲的惊悚恶寒。这股情绪总是直击利维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并无情地助长它。

但是今夜，他不是那个猎物。

是狩猎者。

\* \* \*

“多米尼克！”利维的喊声盖过电视音。“怎么这么久？”

多米尼克打开浴室门，探出半个身子，浴巾围在腰际。“是某天花了二十五分钟洗澡的那位在说话吗？”

利维的视线落在多米尼克滴水的胸膛上，停了很久才说：“我哪有。”

“你有。我计时来着。”

利维翻了个白眼。“我跟阿德里安娜保证今晚要准时回去训练。我可不想迟到。”

“宝贝，还有好几个钟头呢。最多五十分钟车程，我们还有大把时间。”多米尼克说着，踱回浴室关上门。

利维叹了口气，转去看床上收拾整齐的行李箱。并不是他真想离开。这次休假非常棒，是他和多米尼克确定关系后的第一次。离开意味着回到他已经不再喜欢的工作中；意味着面对下周末父母的来访，虽然很想见到他们，他也为多米尼克第一次见家长而惴惴不安。

就这样的情况而言，他宁可在深山老林里待一辈子。但既然

不可能，还不如早些回归现实生活，早死早超生。

利维看向反骨妹，她正用前爪扒着窗沿，观望三层楼下的路上行人。她的目光如激光一样追随着路人的一举一动，整个世界仿佛都凝聚于此时此刻，她既不追悔往昔，也不担心未来，肩上毫无负担。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利维对她说。

反骨妹仅仅瞥了他一眼，就再次投入到她那至关重要的观察活动中。

震撼的音乐声从电视中传来，吸引了利维的注意，是他之前设定的本地新闻台。“画面转给珍妮丝·贝维拉夸，”主持人说，“她为我们带来关于拉斯维加斯连环杀手‘黑桃七’的最新特别报道。”

利维僵住了，转身去看。画面里，一名美得毫无特色的记者站在拉斯维加斯警局总部门口，与主持人隔空问候，之后她再将目光锁定镜头，摆出一副刻意又职业化的关切神色。

“大多数观众都会记得，今年四月‘黑桃七’第一次现身的场景，”她说，“这个自命为义警、以逃脱法网之徒为目标的神秘杀手，在为期两周的屠杀狂欢中夺走了五名受害者的生命，其间还多次与警方直接交流。当时，这些命案被归咎于前警员基思·查普曼，基思后来不幸自杀。”

画面切换为对位于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区的地区法院正门阶梯的摇摄镜头。

记者画外音：“八月一日，德鲁·巴敦在地区法院外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遭到狙杀身亡，此案由此重启调查。本台记者斯科特·格里菲斯带摄制组记录了这个场景，但今天我们不会播放这段录像。”

利维沉沉地瘫坐在床脚。他就在那个现场，离巴敦仅几寸之外，角度是那样不偏不倚，当巴敦的头颅被打开花时，鲜血和头骨碎片喷溅得利维满头满脸，进到他口中，浸透了衬衫前襟。事后，他不得不冲水才能去除头发中的残余。

“德鲁·巴敦当时正因涉嫌杀妻受审，并被指控企图模仿‘黑桃七’作案转移警方视线。‘黑桃七’当即公开宣告对巴敦之死负责。”

画面过渡到当时的一段录像，画面是被“黑桃七”入侵的广告亭，上面显示着凶手的宣言——一张3D风格的“黑桃七”扑克牌和字母大写的“赌局重开”字样——之后又切回记者。

“从那天起，这名连环杀手在维加斯谷地重启犯案，虽然频率稍缓于他早先的狂欢阶段。目前为止，‘黑桃七’声称对总共十一起凶案负责。从我们与维加斯警局的沟通来看，即使经过数月调查，案件却一筹莫展，没有新的线索和进度指向这名神秘莫测的杀手。”

“呃.....”利维把脸深埋在双手中。

镜头切回导播台前的主持人。“拉斯维加斯犯罪率在过去几个月中显著下降的说法是否可信？”

记者点点头。“据维加斯警局的消息，八月一日以来，暴力犯罪率确实下降了七个百分点。然而专家警示，这也可能源



于游客数量的下降，而旅游业受挫已经令市长和市议会高度担忧。我们今天也了解到，维加斯警局终于请求FBI下属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2]协助调查，并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指派一位探员为‘黑桃七’进行侧写。我们的内部消息人士暗示说，凶杀组警长詹姆斯·温对此极度抗拒，高层施以政治高压后，他才同意这一行动。”

利维对着电视机蹙眉。不知道所谓的“内部消息人士”是指谁，但那人说得没错——利维的顶头上司温警长曾尽最大努力阻止FBI介入。试想一下某个探员从匡提科[3]大摇大摆过来对他们指手画脚的画面，利维也不感冒。

“其中一件为‘黑桃七’增添了传奇色彩的事情，就是他与警方的持续对话。”记者说。“凶手似乎对该案件主要调查人之一，利维·艾布拉姆斯警探，颇有好感，多次与他通话，并在犯罪现场留信给他。艾布拉姆斯警探一再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

利维抓起遥控器，摔向电视。遥控器“咔嚓”一声击中屏幕并碎落在地。

“嘿！”多米尼克厉声说。利维甚至根本没有听到他从浴室出来，警惕性都没了。“放松点。这可不是你家电视，你搞清楚。”

利维深深呼吸，两肘支着膝盖，头颓然埋入手掌中。他听到多米尼克走近并关掉了电视。然后多米尼克跪在他面前，轻轻拉着他的手，直到他抬起头。

“别再看案子的报道了。”多米尼克说。

利维坐在床上，多米尼克跪在地板上，两人的视线刚好平齐。“不是我想看的，”利维说，“我不知道他们要对‘黑桃七’做专题报道。不过他们发现了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要派探员的事。”

多米尼克捏捏他的手。“可能是件好事呢。也许犯罪侧写师能给这案子打开局面。”

“照你的意思说，我就是那个打不开局面的人。是那个跟凶手多次通话都抓不住那家伙的无能本地警察。”

多米尼克前倾着与利维额头相触，以此代替言语。他不是那个意思，利维知道的——他根本一点都没往那层想过。像“黑桃七”这样的连环杀手，众所周知地难搞。此人行动谨慎、组织有序、智商超群，并且和受害者们没有任何私交。凶手逍遥法外，这不是利维的错。

但利维觉得是。

多米尼克抬起利维的下颌，缓慢而柔和地亲吻他。利维抵住他的唇发出呻吟声，手指穿过多米尼克的发丝，感觉到多米尼克的手正把他的皮带解开时，他不由微微颤动。

“你在干什么？”他轻声嘟哝，却不拒绝。

“帮你放松一下。”多米尼克跪着向后退了一点。

利维瞥向时钟。“退房时间应该是一——”

“那我们就干脆破坏规矩吧。”多米尼克说着，低下头。

在这之后，利维也没心思管别的事情了。

[1]Humboldt-Toiyabe National Forest，位于内华达州，在加利福尼亚州东部也有少许分布。查尔斯顿山（Mt. Charleston）是公园境内的其中一座高山。

[2]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简称“NCAVC”，隶属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犯罪研究机构，负责对全美各地区执法部门提供专业的犯罪分析支持。

[3]Quantico，FBI的总部所在地，位于弗吉尼亚州。

## 第二章

多米尼克的皮卡沿内华达州157号公路，从查尔斯顿山一路向下，朝山谷底的繁华都市行进。车窗大敞着，充分享受着十月末的凉爽空气。反骨妹趴坐在他和利维当中的座位上，望着窗外疾驰而去的山光秋色。

利维常常让多米尼克联想到猫咪——爱炸毛、独来独往，但当你赢得他的信任后，又展现出赤诚深情的另一面。他的体格也很像猫科：精瘦的流线型身躯十分强壮，每一寸肌肉都恰到好处地包裹着他颇长的骨架。他有一种锋锐、阳刚的美

感，从冷灰色的眼睛到高高的颧骨——那颧骨棱角分明到简直能划破多米尼克的拇指。他蓄起卷曲的黑发一直没剪，多米尼克明白那是因为有次自己顺口说了句希望他的头发长一些，只不过利维是绝不会承认的。

利维已经不是一小时前那副吞了炮仗一样的状态了，但他仍比平时更紧张——对于一个在普通人看来已是时时刻刻箭在弦上的人来说，这样的紧张程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多米尼克不能怪他。在大多数人认为“黑桃七”已死时，利维还一个人秘密地继续调查着，那种情况已算够糟。最近的几个月里，更是增添了群情激昂的公众监督，外加警方一次又一次徒劳无功所带来的一连串挫折和失望。

至于多米尼克自己，他则是期待回城的。明天是他正式成为执证私家侦探的第一天——不过他也留着自己的赏金猎人执照以防万一。他的两位挚友正在筹备婚礼，他的妹妹即将临盆，而这周晚些时候，他还要与男友的父母初次见面。

要是利维没那么沮丧，生活还挺完美的。

“你应该开慢点，”利维的话让多米尼克从遐想中惊醒，“这条路的最高限速一段一变，而且州警在周末会埋伏测速。”

多米尼克前面确实开得比预想的要快——车辆稀疏的下坡路，很容易超速。“我觉得没啥事。”说归说，他还说松了油门。

利维看回窗外，多米尼克的思绪也飘走，开始遐想自己当上私家侦探后接手的第一桩案子会是什么。

不到五分钟，伴着警鸣，红蓝交替的闪光出现在后视镜。

利维没吭声，但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多米尼克叹着气靠边停车，利维则从自己的外套口袋掏出警徽。

“淡定，”多米尼克对全情戒备的反骨妹说，“坐下。”

州警缓缓走向驾驶座一侧，那模样简直就是直接从电视里走出来的：白人，板寸头，身宽体胖。多米尼克冲他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下午好，警官。”

“孩子，你知道这条路限速多少吧？”州警说，他绝不会比多米尼克大十岁以上。

“五十五迈？”

“刚才那一段是四十五迈，你牛逼，开到了七十。”

多米尼克怂了。利维伸手越过反骨妹，把装着警徽和维加斯警局证件的皮套递给州警。

“非常抱歉给您添麻烦了，警官，”他说，“他以后会小心的。”

意识到对方是个警察时，州警的举止温和起来。他端详着利维的证件，多米尼克心里升起不祥的预感。

“维加斯警局凶杀组，利维·艾布拉姆斯警探，呵？”州警缓慢地说。“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利维冷下脸，车里的温度好像骤降二十度。多米尼克飞速瞥

他一眼，认真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应该从州警手里抢下警徽直接一记油门闯下山，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噢，不会吧，”州警忽略了多米尼克警告的凝视，“你就是那个——”

别他妈再说了。

“‘黑桃七’念念不忘的警察！”

老天爷。多米尼克紧紧攥住方向盘。他没有任何办法保护利维免受这样的伤害，对于无法帮男友排忧解难的自己，不禁深深鄙视。

州警毫不自知，露出自豪的笑容，好像指望别人给他发勋章一样。

“呵呵，”利维苦笑道，“就是我。”

\* \* \*

上次发生的类似事情，是一群记者在利维住处周围安营扎寨，伏击回家的他。于是多米尼克跟他去了马伽术学校，穿戴上全套护具狠揍彼此宣泄情绪，直到两人都筋疲力尽。

开到利维公寓前放他下车时，多米尼克试探地发出同样的邀约，但利维让他别担心，给了他一个甜蜜的告别吻，并保证明天给他打电话。他看起来好像还行。

多米尼克没被他的假象欺骗，利维的状态跟“还行”相去甚远。他向来处理不好情绪压力，要么就根本放任不管。主要应对机制就两个：性和暴力。训练阿德里安娜能带给他的释放远不及与势均力敌的搭档对打，多米尼克担心他可能会崩溃。

然而利维是成年人，多米尼克没法强行帮他。能做的只有让利维知道他随叫随到，而后默默离开。

他希望这不会败坏两人第一次旅行的回忆。一切原本如此美妙——整整一个星期徜徉于国家森林的美景中，宛如世外桃源的无忧时光。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漫长且不受打扰的二人世界，而且相看两不厌。即使在两人争吵的时候，多米尼克仍觉得世上无人能及利维。

他之前曾谈过几个男友，但都是小打小闹，没有一次能坚持上几个月，因为一旦开始了解对方，他就感到厌倦烦躁。但利维·艾布拉姆斯不一样，绝不会有厌了的时候。就连今天，他仍给多米尼克带来兴奋和跃跃欲试的感觉，和“黑桃七”把他们的命运捏在一起的那一天一模一样。让多米尼克放弃这段感情？他无法想象。

他把车停在“U”形公寓楼外的停车位，从皮卡货厢里取下行李。牵着反骨妹进入铁丝网围栏区后，他就解开狗链。一人一狗经过社区中央的游泳池，沿外设楼梯上到二楼。

然后，一串气球进入他的眼帘——被细绳绑在门把手上，欢快地飘摇着，鲜艳明亮的色彩串成一句话：欢迎回家！

“哎哟可去你的吧。”他小声嘟囔，警惕地接近房门。他可没

傻到会相信这是他的朋友留的。

三个月前，他用一台反窃听探测仪发现“黑桃七”对他、利维和隔壁邻居的公寓进行监听，还在他们的车上都安了追踪器。拆除掉那些设备并咨询了两家房东后，多米尼克装上无线安保系统，并在房门和每扇窗上额外加锁。

那之后，“黑桃七”就开始在他和利维的前门、车前盖上留下各种古怪的小礼物，有一次甚至把东西留在了多米尼克兼职酒保的夜店。他并不完全确定凶手图什么，估计是想要向他们说明：即使无法直接窃听，“黑桃七”仍然留意着他和利维的一举一动——是好是坏，用意不明。

多米尼克仍然每两周做一次全面扫查，以防万一。

此刻，他最先冒出的冲动是用钥匙戳爆这些气球，但他知道最好别损坏证物，即使警方从中获得线索的几率为零。他解开缠在门把手上的缎带，把气球带进屋里，扎在一本书上放在客厅一角。明天可以让利维把它们带去化验室，虽然恐怕不会有什么用。以“黑桃七”的机智，根本没可能留下任何痕量证据。

“怪胎。”多米尼克低声说道。

花了点时间把离开这一周留下的琐事都打理好后，他去隔壁打招呼。隔壁住着他最好的朋友卡洛斯和佳思敏，卡洛斯开门时，脸上带着僵硬的笑容。

“嘿，多姆，”他拨了拨额前松软的棕色刘海说，“欢迎回来。旅行怎么样？”



“很棒，谢谢。”多米尼克眯了眯眼，感觉卡洛斯高瘦的身体透着紧张。“出什么事了？”

卡洛斯把门敞开，歪着头。多米尼克走进去，扬起眉毛。

房间内的每一寸表面都被手工用品占满了，家具上，甚至地上。大大小小的盒子里堆满了彩纸、缎带和胶水，彩铅和黏乎乎的油彩笔刷装在塑料杯里，其间还散落着数十管颜料。佳思敏坐在地板上，伏身茶几忙活着，周围都是揉成团的废纸。

“佳思敏。”多米尼克喊道。

她猛地抬起头，吃惊地看着他，双手和前臂溅满油彩，锁骨下拖着一道长长的蓝色污渍，弄花了她精心设计的纹身。

“多姆！”她一跃而起。“都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她用擦碗巾擦拭双手，快步走来。多米尼克弯下身，凑上脸颊让她亲吻。“利维好吗？”

“很好。他今晚去亨德森市见阿德里安娜。”

“噢，那太棒啦。”佳思敏说。“上次我回去看父母，她看起来好多了。我想利维和娜塔莎确实帮了她很多。”

“所以，你们在这儿干嘛呢？”多米尼克委婉地帮她把注意力转回到客厅的混乱中。

“佳思敏决定亲自设计我们的婚礼请帖。”卡洛斯说。

多米尼克从卡洛斯的语气里听出不爽，但他不懂为什么。佳

思敏是位艺术家：纹身是她的谋生业务，但她广泛涉猎人类所知的每一种艺术媒介，而且才华横溢。

“嗯，我这不是在努力嘛。”佳思敏回到茶几前，坐回先前的位置，把她那头彩虹色发辫拢到一个肩上。“到现在为止还没什么进展，不过我会搞定的。”

卡洛斯摸着下巴的胡茬，看向多米尼克。“从你走后，她基本就没离开过那个位置。”

好吧，这，听起来确实不妙。多米尼克看了她几秒，只见她完全沉浸其中，小声呢喃，摸索着茶几上的杂物。安然待在如此杂乱无章的环境里，这可一点也不像她。而且她只在焦虑时才会像这样咬唇环。

他朝厨房别了别头，悄悄把卡洛斯叫到角落。两间房实际上无墙阻隔，只隔着一个小餐吧，所以他压低声音说：“拜托，告诉我你没有像那种只在婚礼现场露个面的直男，把所有事情全推给新娘，直到把她逼疯。”

“我没有！”卡洛斯厉声道。然后他做了个深呼吸，平静一些说：“至少，我有在避免啦。只是……佳思敏的父母负担了婚礼的大部分开销，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客人是她家那边的。我有点使不上力，你明白吧？”

多米尼克点点头。卡洛斯是跨性别，他的原生家庭对此无法接受，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和家人联系了。而佳思敏来自一个热情友好的大家庭，多米尼克能理解为什么卡洛斯感觉有点融入不进。

“她这周除了上班，有离开过公寓吗？”他问。

“没有。”

“是时候介入处理了。今晚我们带她出门吧。”

“不是我说，多姆，但你既不是艺术家，也从来没跟艺术家同住过。你完全不知道试图把他们从这种创作黑洞里拽出来是一种什么体验。”

他拍拍卡洛斯的肩膀。“交给我这位伴郎就好啦。”他说着，回到客厅。“嘿，佳思敏。”

“唔？”她说，根本没抬头。

他继续走去，可又想了想，便坐在她旁边。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也知道她并不介意他的大块头，但他不想用这巨无霸身材迫近别人，除非确实打算恐吓对方，或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唤起对象的性致。

“我和卡洛斯正说一起去那家你喜欢的全素餐厅，”他挨了挨她的手臂，“是叫‘素食国度’吗？然后再去喝两杯。你觉得怎么样？”

她摇摇头，仍专注于手上的工作。“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这儿挺忙的。”

“好吧。所以我猜，你也没兴趣了解我和我迄今为止最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一起度过的迄今为止第一个假期咯？”

她停下来，抬起头。多米尼克能看出诱惑正拉扯着她。

“我们交流了小时候的故事，互相自曝尴尬回忆，还分享了对未来的畅想，”他稍稍凑近，“联系感情，加深羁绊，热情火辣的酒店床上运动——”

她大笑起来，推开他的肩膀。“好吧好吧，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去我去。不过最后那部分就不用讲了。”

“你确定？那可真是天雷勾动地火，空山新雨后。”

她嗤笑一声，而他握住她双手，扶着她两人一起起身。

“让我去洗漱一下，换身衣服。”她说着向屋里面走。

多米尼克转过身，看到卡洛斯摇头望着他。“怎么啦？”

“我现在可明白了，不能低估你拿捏人的能力，”卡洛斯说着，眼里闪着坏坏的光，“还好你没拿来做坏事。”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多米尼克义正词严道，卡洛斯拿一卷卫生纸砸他，多米尼克一蹲身躲开了。

### 第三章

“所以，我们就是不打算谈谈今晚的事咯？”玛汀用她浓重的夫拉特布什区口音问。她把车滑入两辆大面包车之间的空位并停好。

利维一边解开安全带一边看向她。“什么？”

“我一直等着你开口，不过这显然是个错误。”她拔下车钥匙。

“你真觉得这里是聊那种事的最佳地点吗？”他冲着眼前这座建筑扬扬头：克拉克郡验尸所。

她挑起精心修整的眉毛。“你的父母要来见多米尼克了，这可是件大事。”

他们下了车，关门声在整个停车场回响。玛汀是利维最亲密的朋友，他信任她多过信任自己的亲姐，不过他确实不想在这个时候细聊。“我父母是来看我的，只是顺便见一见多米尼克。”

他们走向办公楼，一阵秋风席卷而过，弄乱了利维的头发和玛汀富有弹性的自然羊毛卷。虽然身高刚到利维肩膀，她的人格魄力却使她显得更高大。

“是是是，”她说，“你父母飞越两千多英里，在十月里选个没节没假的三天周末，就是为了看看你再玩玩二十一点？现实点吧。”

利维帮她扶着前门，跟着进去。他们对前台亮出警徽，一名安保人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两人周身。等到走入熟悉的迷宫般的走道中，再次独处时，他说：“我没法细想这事，不然得抓狂。我母亲可是花了三年时间，始终没有一次直呼斯坦顿的名字，尽管她确实喜欢他。”

利维和斯坦顿·巴克莱的交往是认真的：他们曾经同居数年，斯坦顿还恳请过利维的父母为他的求婚送上祝福。利维的母亲当着斯坦顿的面自然会称呼其名，但是和利维提起时，总是用“你的那位小伙子”指代。现在她又以同样的方式称呼多米尼克。

“不用太担心，”他们驻足在C检查室门外，玛汀说，“人人都爱多米尼克。我听说被他逮捕的逃保犯都夸他是个大好人。”

利维摊手。“我母亲是犹太人，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就算是大卫王重降人间，她也觉得配不上我。”

玛汀轻轻笑着，敲了敲门，然后把门推开。利维便把自己的私人闹剧放到一边，全神贯注在手头的案子上。

莫多纳多医生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她是克拉克郡的五名全职验尸官之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灰黑的长发盘成髻，戴一副系着老式珠宝链子的猫眼眼镜。在等他们的时候，她已将尸体安置在房间正中的桌面上。

“保罗·柳，”她说把布拉下到男人腰部，“今日凌晨2：30到达大学医疗中心外科时已经死亡。据我所知，医护人员该做的都做了。我自己拆除的复苏设备。”

“够呛。”看着那个男人，玛汀不禁感叹，利维默默表示同感。他们都看过急救员和办案警员的报告：保罗·柳在自家公寓楼的停车场被发现，身负枪伤，并在前往大学医疗中心的救护车上死亡。枪击现场无嫌犯，无直接目击者。

然而报告并未详细说明他曾遭受严重的殴打。他的脸青肿血腥，浑身一半的骨头呈粉碎性骨折，看起来肋骨也遭受多次重击。有人冲他狠狠地发泄了一番怒火。

“腹腔的两处枪伤是致命伤。”莫多纳多指向那两处伤口——皮肤被烧焦并撕裂成星形，表明枪是抵在柳的腹部开的火。

“然而，就像你们看到的，他在被枪击之前与人发生了激烈的肢体交锋。”

“看来对方也伤得不轻。”利维戴上一双丁腈手套，轻轻抬起柳的右手。这种指关节崩裂的创口他再熟悉不过，指甲缝隙里嵌着血液和组织。

“应该有不少DNA样本。”玛汀说。

莫多纳多点头。“我已经做完了外部检查，马上开始验尸。既然没有射出伤口，希望我多少能取出完整的子弹吧。”

他们继续讨论了几分钟案情，谢过莫多纳多后，从来路返回。回到马路边，玛汀说：“我去和受害者的家属谈谈，那你想到犯罪现场转转吗？”

“行。而且，如果凶手真的和柳狠狠干了一架，他可能需要找家黑诊所治疗。我把消息放给我们的线人。”

“我们可能还得跟有组织犯罪科通气。”她说。

他停下迈出的脚步。“什么？为什么？”

“好吧，那家伙的脸像被马踢过的，虽然辨认不清，但我认为保罗·柳是朴氏家族的人。”

“该死的。”利维低骂。朴氏是本市一个美籍韩裔犯罪家族，表面上则摆出一副名门望族的派头。其核心家族的成员多是律师，就职于维加斯最负盛名的刑事辩护事务所“哈菲尔德-朴-麦肯齐事务所”。他们在白领犯罪[1]领域可谓恶行累累，不时会抛出几个小弟来替罪，可惜从未有执法部门以任何罪名成功指控到任何一名朴氏本家成员。

跟有组织犯罪科打交道会让调查前景更加晦暗，因为那个部门的警察都是傲慢的混蛋。他们自以为还活在意大利黑手党统治拉斯维加斯的时代，即使那段时光早已远去，不过看那群人平日里的嘴脸，还以为时光倒流了呢。唯一比他们更烂的，也就内部事务科了。

玛汀一边解锁汽车，一边说：“你要明白，我说的是‘咱们’要啃硬骨头了，但其实只是‘我’去跟当官的打交道，而你啥都别说也别做，没问题吧？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再来一场以破口对骂和砸破一扇窗户告终的跨部门合作。”

“就发生了那一次，玛汀。”利维站在车的另一侧瞪着她说。

\* \* \*

保罗·柳住在市中心一栋中档公寓楼里，距离利维自己在兰乔奥奇社区的住所几英里远。公寓条件还不错，有配套的停车库，柳遭枪击的地方离他的尼桑车停车位只有几步远。

犯罪现场仍被黄色胶带封锁，利维独自站在那里。柳失血过



多，印下一大片红褐色痕迹，大大小小地散布在周围，可能来自攻击者，也可能就是柳的，或是两者皆有。巡警找到弹壳并封袋，案件也随之被定性为谋杀，转交给了利维的警队。除此以外，这里没什么值得关注的了。

他慢慢绕圈走着。这是一个相对偏僻的角落，离公寓入口很远。柳午夜时回来，刚下车就被缠住——证据显示双方都情绪激愤，再结合未遭偷窃的事实，袭击者极有可能是柳认识的人。柳陷入到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斗中，直到对方拔枪近距离射向他的腹部。

死得够惨。

一些住户听到枪声后报了警，但没人敢冒险来车库。警察和急救医护人员赶到时，枪手早已逃离。利维只得去检查车库，看是否有刹车印或其他表明有车辆匆忙离开的痕迹。

他猜测枪手起初并不打算杀死柳；否则那人一开始就可以对他开枪，不必冒险肉搏。但后来事态失控，凶手在逃。

玛汀也许能从柳的亲友口中得到些线索，了解柳的私人关系也有助于找到凶手。与此同时，利维将从上到下排查整个车库，调取出口处的监控，还有方圆十个街区的全部交通录像。半夜逃离犯罪现场的凶手总是少不了要闯红灯。

手机振动起来。利维从口袋里掏出来看，是他母亲发的群聊消息，群里还有他父亲。

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我和你爸爸很期待见到你那位新的小伙子哦。一会儿见 么么哒 妈妈

一路平安，爱你们，利维回信。正要揣回口袋时，手机又振了。

如果接机太麻烦的话，我和你爸爸可以打车去酒店。

利维翻了个白眼，没等他回信说“当然不麻烦”，屏幕上弹出一条他父亲的发言。

她说的是优步。现在谁还打出租车！

他的父母这会儿准是紧紧挨着坐在某位自愿送他俩去机场的朋友的车上。想到这一幕，再看群聊里两人热火朝天地吵吵是打出租还是叫优步，利维不禁一脸无语地捏了捏鼻梁。

“老天在上。”他对着空荡荡的车库说。

\* \* \*

过了正午，利维拿上一杯加了两份意式浓缩的黑咖啡，回到位于长街以南的分局。沉思之中，他不由自主地走入大办公室。抬起头时，一名以前从未见过、美丽不可方物的男人出现在利维眼前，惊得他狠狠撞上桌沿。

那男人长得就像古装剧里的王子，身材精瘦，皮肤是透着光泽的古铜色。笔直高挺的鼻梁，轮廓分明的下颚，一头缎子般的乌黑卷发像光环一样松散地围绕着一张米开朗基罗看到都会湿一裤裆的脸。他的睫毛之浓密，利维从十五英尺外都能看出来。

利维情不自禁地直勾勾盯着对方看。男人正和他的同事乔纳·吉布斯——这个红脸小壮汉正日渐成长为利维的宿敌——以及他的上司詹姆斯·温警长谈得十分投入。利维知道自己从未见过这男人——这样一张脸，他不可能忘记。

温第一个注意到利维的到来。“艾布拉姆斯！”他大声招呼利维过来。

利维慌乱地向他们走去，记起自己还拿着咖啡，便找地方放下杯子，然后加入到三人中。那男人毫不掩饰地流露着对他的兴趣。

“艾布拉姆斯，这位特别探员是……”温停顿一下，“对不起，能请你再念一次名字吗？”

“罗翰·乔杜里。”男人温和的嗓音有一种立刻吸引注意的魔力，催动人靠近倾听。“不过叫我罗翰就好了。我不是那种拘谨的人。”他伸出手并补充道。

利维眨眨眼，注意力被罗翰风雅的唇形吸引去了，直到听见吉布斯的轻笑才把注意力拉回。“利维·艾布拉姆斯。”他说着，握着罗翰的手有点用力过头。此时，他才彻底反应过来温刚才的介绍。“等下，你是那个——”

“那个从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调来的FBI探员，”温着意看了利维一眼，“没错。”

“艾布拉姆斯警探，”罗翰说着，展露出灿烂迷人的微笑，“我真的乐于见到你本人。过去几周里，我读过许多你的事情，感觉像是已经与你熟识。”

“我以为你明天才会到，”利维说，场面话本来就不是他所擅长的一猝不及防时，表现只会更糟。

罗翰看起来并未受到冒犯。“我决定提前一班飞机来。周一才算是我正式来部门报到，但我喜欢事先花几天时间亲自熟悉一下地面，对我研究的案子先有个具体的认知。”他歪着头，补充道：“说到这里，能和你坐下来单独聊聊吗？书面报告里的细节就那么多，我很希望听取你的想法。如果你的同伴鲁索先生愿意加入就更好了，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

“呃.....事实上，我的家人今晚要过来度周末。时间不太合适。下周怎么样？”

罗翰好脾气地点点头，但温警长和吉布斯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利维——他们可从没听说过利维为了家人或者别的任何事推脱工作。

管他呢。利维才没心情让某个犯罪侧写师“听取”自己是怎么在抓捕“黑桃七”这件事上一败涂地的，尤其是，这位侧写师还长着一张超脱现实的魅惑脸孔，会合理合法地令他想入非非。

温警长说：“探员——啊，罗翰，不如我带你看看你的临时办公区吧，你好先安置一下？”

警长带人离开后，利维回到自己的工位，一屁股坐进椅子上，喝了一大口浓咖啡。

“你不是真的打算让鲁索见那哥们儿吧？”来到他桌边转悠的吉布斯问道。

“为什么不？”

“嘿，虽说我不好男人这口，但要说面前站着一个大帅哥，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吉布斯上下打量他。“你要是问我，我会说你男朋友对卷发瘦小伙可是情有独钟的。你要当心咯。”

吉布斯吹着口哨大步走开。利维圆睁怒目目送他走，心中第一千次提醒自己：暴揍同事是不可取的，即使对方是个超级王八蛋。

[1]white-collar crime, 指以取得钱财为动机之非暴力犯罪，犯罪者往往具备高学历、高智商，给人以社会地位比较高（白领阶层）的印象。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